魏書

二七



列傳第五十四　魏書六十六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

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

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
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
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
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
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檯擾南北崇遣高平
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
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

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弃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
叅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
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
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
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
德文人威惠既宣寔允遠寄故勑授梁州用寧
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
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

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

胥鬮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
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
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
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
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詔曰應敵制變筭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
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
遣鋭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

威重遥運聲筭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
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
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
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
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

子故妾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
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
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
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
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
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
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
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爲從外來詣慶賓告曰
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

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
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
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
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
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
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
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
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

等乃云自誣數旦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覘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舡附於女牆城不没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

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粮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

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万户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游擊將軍

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舡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

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
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
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
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
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
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
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
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
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

雝至兩岸蓄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
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
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
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
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
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
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
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

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方祀者也故孔子稱
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
爰曁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
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
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
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
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
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
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徙馭嵩河光宅邑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
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
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
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
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
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
垂三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
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
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

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
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
謂追隆堂構儀形万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
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
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
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
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
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免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

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
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
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
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
家貲巨万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
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
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

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搆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彧尅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衂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

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衞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

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要脣領今更遣

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詔崇子光禄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

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
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
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
以衞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
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
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
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
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在將

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别將討群蠻大破之斬蕭
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
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
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
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
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
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徽兼太常卿御史高道

穆毁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
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匹
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
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
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
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
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
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

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

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爲子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

無復怵迫之念令遂亡本鄉能記之一不亮即為
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延為館客
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
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
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
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
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一不煩卿輩也馳驛徵
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

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

法勑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
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
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
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
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
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
中盧昶宣旨責亮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
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

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
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驲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
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
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
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
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
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
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
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

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酋長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

爲本任之雅筭二往使别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以蕭衍將湛僧珍留道遊魂境内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任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别將瓮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亮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勑更有處分而亮已輙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届汝陰磐桓不進暨到冦所僣淹入旬

所營堡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

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
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
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
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
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
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

周以鄉黨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

帝難之任常思同舟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

云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
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
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
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
人共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
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
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
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
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
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
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
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
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
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
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illegible]僕射

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
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
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
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
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
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
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

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
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
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高
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
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
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
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秘書郎
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
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

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
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
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
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
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
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
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
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
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

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

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

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搉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弊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

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
州界弼誣光韶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
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
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諸樊陳
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
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
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
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
日舉動直是作賊耳乂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

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
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
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
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
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
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
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
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

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
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
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
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
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
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

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爵榮侍養兄弟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

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
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詔曰
使君受委一方董攝万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
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
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
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
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
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
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

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辯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五十四卷　　魏書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魏書六十七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

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侍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賛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

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曽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

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
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
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
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
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
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
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
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
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

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

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
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
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
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
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
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

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徃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

費山池減撤聲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
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
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勑以示
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
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
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
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令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玆菌欻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鵂鶹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一宗感變之意側躬晉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

以宗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禋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嶽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

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

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

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
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
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
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
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
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以朝陽伯
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
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
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遊於蓺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
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
可秉道懷疑　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銜邁祖
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
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
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覜姑射
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
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祗愧以為
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
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末聞息彎挾之勞
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
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
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不言王后
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
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

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
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
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
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
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
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徃還聖躬
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夌
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

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
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
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僨馬假乘交費錢帛
人稱陛下甚樂旦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太
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
踰文毋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眞
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
女藻悅白首之老至欣遇蹉年青衿之童慶屬唐
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超古志驕

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興居
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
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
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
使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
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
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
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實臣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茀掃爲鼯鼬之所栖

宿童賢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意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閱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宮廟舊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千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

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剥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 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

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
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
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
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
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祗心圖構誠爲福
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
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
失於廟堂大人歷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
坂爰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

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柰高廟太后何
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
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
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
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方一差跌千悔何追禮
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
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
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祗鋭觀滋甚登者既

衆異懐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
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
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
昬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
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
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剋
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
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
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

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乗也内經
寶塔髙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
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
相見超世竒絶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
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眆增發嬉笑未能
級級加虔歩歩崇愼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
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　長世競慕
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
輕根靖寘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乗峻極句

御曆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浮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懴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後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穟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

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未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螺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厮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

暄夜淒困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
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弊為民父母所
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
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
已無為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
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
目人神幸甚朝野忭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
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
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

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
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
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
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
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
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
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
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
張臶惡鵂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

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
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
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
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
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
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
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

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子手啓子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

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毋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

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
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慼儒
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
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
爲百三郡國詩以荅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寛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
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
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
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

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
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
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
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
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
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
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
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
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舉其疏略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為詩賦銘贊詠頌表啟數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勔勸劼勉勍劭勣勦勉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

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

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義同開府主簿
昴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
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
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
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勍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
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
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
世恭寛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巳降頻歳不登
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
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二年二月卒
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從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

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
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
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
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illegible]寮等位者哉
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
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
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
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

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
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
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
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
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
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
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

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

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

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
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
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
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
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
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
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
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
長虵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鋭進以力相雄中原

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幷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慜

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
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
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
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
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謬
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伏惟高祖以
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
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
以青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邑則道高三五

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免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敵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

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破彼
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
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
正差謬定爲實録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
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
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
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
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
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勑緣

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
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
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勑欣惶慶懼兼至
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
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
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
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
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
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

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
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
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
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
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
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

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眷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鶡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
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
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主還
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
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
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
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
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

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
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
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
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
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
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
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早蘭寶

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觀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
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
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
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列傳第五十五　　魏書六十七